易經大全

十六卷

十七卷

中孚小過

既濟未濟 終

特別
412
16
10

巽上巽下

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巽旅親寡故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爲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一作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

小亨者乾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卦所以小也本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爲風亦取入義陰爲生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宋子曰巽有入之義理之中无細不入○厚齋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甲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進於下入以其伏於陽順以其承於陽伏以其藏於下其象爲風亦以其委曲而入於物无所不順也○雲峯胡氏曰小謂初四二陰也大謂初得中也大人之重巽之重巽之重每抑之疎曰小亨亦小巽之如此八卦之重

上經乾先而坤次之下經震艮先而離次之坎而巽兌次之皆崇陽也巽坎旅曰小亨離之一陰伏於二陽之下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泰否剝皆小巽之一陰也利見大人二陰在上經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崇陰也此小亨巽

是丁寧反覆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故象以風而善入而於象爲風風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之象重復而丁寧之則柔順而巽者命也易故曰重巽以申命○蛟峯方氏曰人君之命令以行事發號施令最不可以不巽以爲順人心順我以爲順人心不順下不順於上未可也以三人令五申使人心悅而後行之此人君重巽之事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得順乎剛是以小亨

傳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

鄭氏剛中曰九二巽乎中而志行初六順乎剛○蔡山李氏曰重巽則蕪五言故曰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蔡山李氏曰重巽則蕪五言故曰巽乎中正

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四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柔論成卦則以剛得中故論成卦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剛之志而五不以二五之柔為主論六爻則剛柔謂初四剛柔者多不能自振故皆順乎剛以剛之義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皆順乎剛以剛之義也○陳山李氏曰剛必順乎剛此以乎剛之義也○陳山李氏曰剛必順乎剛此以乎剛之義也○陳山李氏曰剛必順乎剛此以乎

卑巽者也除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本義〕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爾齋蔡氏曰〕進退巽柔不決也利武人之貞處之〔雲峯胡氏曰〕巽爲進退之下性柔進退不能決疑矣此與覆六三皆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處之則有貞斷也位剛故有此象〇〔雲峯胡氏曰〕巽爲進退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決疑矣此與覆六三皆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辭也故曰志治於武人之貞志治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傳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臨川吳氏曰〕進退者志之疑能如武人之剛貞則志治矣〇〔建安丘氏曰〕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其剛強則志治也然後得巽順不立之志然強悍不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正則其志乱矣何治之有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傳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和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絶怨怒亦古道也史巫者通誠意

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若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

本義二以陽處陰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程子曰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爲用史巫紛若吉者來是箇盡誠之道安在氏曰林下初也古者尊上卑於賤甲者往窺下之象也厚齋馮氏曰筮所以占其吉凶筮所以除其戕害潘氏曰以陽處陰過於巽也故九二上九皆有林下之象然上九喪其資斧而凶中孚之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資斧而凶中孚之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雲峯胡氏曰財源安此剌脉在陰而不能安巽在林下在陽使陽不能自安巽之過者每失之不及在陰使陰不能安巽之過而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傳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著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一无字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汎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申溪張氏曰他事過巽非所宜唯用於神明人能以事神之孔而事上則吉而无咎蓋以九二得中道故也

九二頻巽吝

交言之是以陰剌陽使陽不能安巽在林下在陰陽處陰之是以陽剌陰使陰不能自安巽之過者每失之不及巫職禱祀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雖巽之過而无咎也如是則吉无咎

傳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爲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剛无枝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又巽自是可吝○【雲溪王氏曰】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順巽則以剛處剛甲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爲之是可吝也○【雲峯胡氏曰】復六三頻復過屢失復厲巽九三頻巽吝聖人不重无過重改過屢失屢復厲在失後故无咎三之剛非能巽者屢巽屢失在巽後故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傳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復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雲溪王氏曰】前倨後恭動而變故曰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傳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二巽於下也以巽臨下所以得悔亡之如此田之獲三品也善處如此故得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享一供賓

容與兌爲一頒從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巽之至善故悔悔字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不義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上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

朱子曰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得較牽強○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雙湖胡氏曰王制天子諸侯耳本爲中殺左髀傷剪毛不成禽胔不達右髀爲下殺兎又三品也面不獻一豜而獲三品此又田獵之正而吝四得陽之正而不中非能巽以入卦之主而巽於二陽之中故非特以巽而入於二陰之中也三剛而不中非能巽以入卦之主而巽於二陽之中故非特以巽而入於二陰之中也故曰田獲三品而遍及上下三爻有貴賤之等故曰三品也下体之上兌豆象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傳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

溪張氏曰蒐田而獲其禽故曰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後胡豆反

先西薦反

九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若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繼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言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令更改（一作故）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

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本義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癸也後庚三日丁也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度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之也後庚三日之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三日之占損蠱之先甲三日亦是丁寧於其變之後庚三日亦是丁寧於其變之前癸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始卦先庚三日是癸後庚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是癸後庚三日是丁與辛皆是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下都以下都是一箇意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是一箇意思○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是一箇意思○蠱卦先甲迷後得以悔亡下都是說後更了底一只是截斷說○安氏曰九五以剛健居中正而吉則其出令之悔吝不從能貞而吉也夫何悔之有○呂氏曰无初有終巽而說先甲後甲而用故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

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咎有終凶巽九五之變盡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旧法後三日者益聖人謹其始終之意○〔雲峯胡氏曰〕文王發先天於彖故取先天民巽前後三卦其方爲甲周公發後天於爻故取後天民巽下民上之蠱其方爲庚巽体本无民九五變之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與先甲後甲又相貫

象曰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

〔傳〕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一作无及過不及正得其中也

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爲善失中則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傳〕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爲凶也〔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在正道爲凶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

〔集說〕楊氏曰上九位極人臣自極崇高愛其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先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處過甚小則喪資用大則喪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雲峯胡氏曰〕九二陽剛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雲峯胡氏曰〕巽極上九陰不安之象旅九四以剛居柔而又喪其資斧巽戒乎居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爲用爲資斧何也蓋巽極於剛居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若失之或曰離爲戈兵旅

九四本離故得資斧 巽 上
九在互離之外故丧資斧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

也

傳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而過於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

得為正乎後斷之曰乃凶也

本義正乎必言必凶辞之重也

雲峯胡氏曰程傳謂正乎疑辞本義以為必凶言必窮也胡氏曰巽以行事必有悔吝言必凶也

益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曰巽以行事與四為主初進退四有獲何必有孚惠心矣元吉在上卦巽其揚也初在下卦伏巽不欲過二中吉五過中正吉三過中故否一陰而順乎二陽也故凶

雲峯胡氏曰巽順也以一柔居剛未安於上巽之道故有進退之疑四柔居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剛居剛而三吝二與五皆以柔居柔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吝二與上皆以剛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凶大抵巽之為卦以柔居中而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則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不能盡巽之道故吉而為申命之主唯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

☴ 兌上 兌下

傳兌序卦巽者入也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言和質

傳兌說也說致養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

與之足以致亨然爲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
則爲邪諂而有悔咎一作故戒利貞也本義兌說
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
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
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
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戒其占如此又柔外
故爲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上著亦一義也案子曰川壅
兌爲澤澤坎爲川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閒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陰山李氏曰陰以陽下陰亦隱戒之所以爲亨也○漢上朱氏曰二五剛中而二五又正乃戒以利貞在二三四不正則諂於聖人多以貞戒之離之卦言也三男之卦則不正矣以貞戒之兌三女之卦則亦以貞戒之離之卦曰利貞兌曰亨利貞兌曰亨故曰亨艮曰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曰艮其輔言有序艮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艮曰敦艮吉艮曰艮其止止其所艮曰艮其趾无咎艮曰艮其身

傳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剛居中心誠實之象柔又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一作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遠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下之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數故以之先民則民心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一无心字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无人之

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義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朱子曰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上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肯順天應人都做不了到了順天應人又是言順天理應人心後人都說上說後人都說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又通道干喜○臨山李氏曰柔外而剛內剛中而柔外故能說若能說柔見乎外而剛中故能利貞利貞者說之以爲仮說之以和而中節也說而不中節則流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主也與天人合也二五正柔外合是以指二五言也兌之順天應人以剛中指二五言也兌之順天應人以剛中指二五言也兌之順天應人以剛中

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以說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聖人之說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勸民與民自勸也知聖人之大民說之大民忘勞大川非說而忘死者乎○雲峯胡氏曰說易於不正必中說而後說之正則民忘其勞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犯之則民忘其死忘死忘勞非人之所以皆說之大矣

象曰澤滅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傳澤滅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滋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天下之大者然當朋相益之象程子曰朋友講習則不可極惟朋友講習則無過悅无害兌澤有滋益處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蔡氏曰諸兌象習重兌象之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之可貴之實體驗於心之安矣豈能終悅懌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精身與事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不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蔡氏曰諸兌象習重兌象之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之可貴之實體驗於心之安矣豈能終悅懌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精身與事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傳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寫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一无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

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本義】以陽爻居說體之下得陽剛之正是說而
如此【齋蔡氏曰】交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兌】和而不流【雙湖胡氏曰】兌有和義和而不流於邪諂故吉○【纂圖】兌自有和義獨於物言者以其得陽剛之正具和說之體故自言之且爲占也○【細密】馮氏曰】初爻一陰處三陽之下以陽德處下无欲於三无媚於二是樂易君子謙以待物之象也○【雲峯】胡氏曰】君子和而不同與和而不流於邪故其占者爲和其象占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傳】有孚而和則浹於邪諂初隨時順處一作心无所係无所爲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本義】爲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雲峯】胡氏曰】此三之去三遠故未有疑○【纂圖】兌有商兌之疑初剛止則卦四陽推初與陰則疑於止矣【齋】徐氏曰】疑謂疑於陰也无陰故未疑若二則疑於三五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傳】二承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說則吉而悔亡也【本義】剛中爲孚居陰爲悔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程氏曰〕二中溪張處大臣之位當兌說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雖不爲六三所說之世而天下見其所說以爲說媚之所惑矣

六三來兌凶

而不妄吉且悔亡○〔鄱堂錢氏曰〕中實爲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之吉也○〔西溪李氏曰〕二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孚兌之吉也○〔雲峯胡氏曰〕二孚孚五也以陽居陰本有悔乎五則吉而悔亡然以九二則有厲何也六三爲兌主說猶未盡兌之極二比三能不孚乎三而孚乎五故吉五兌之主而居君也而比上不孚乎二而孚上有厲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傳陰處不中正无應而妄求說所以凶也〔建安丘氏曰〕六三柔而不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他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內也

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陰作下也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失道下行也〔本義〕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雲峯胡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

自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遷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遷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

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宋子曰兌巽卦交辭上如此則務下如判卦之類皆不出的可以後如何如此之類皆不甚確定移不得不知是以徐氏曰天下正道一而已非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則將有守之人君子小人之分也然行好善則疾從自正公私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豈可以八柄者无馭奪畏移之所說哉況夫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而求詔王矣之所說哉況又與不之親服役於其商度所從出乎正通三五有守之介疾邪惡如此而有能如矣必舍盖此之

三從五截然有限介質剛又有介疾與喜相反之象或為之疾可喜矣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欲言之所以開示正道使不至於過差也

舉胡氏曰九四介乎三五之間三五皆正而四獨不正故其占如此

臣者也況公私界限不可不嚴奔走服役者所以防閑邪心也其意未安必有人欲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而求詔王矣之所說哉況又與不之親服役於其商度所從出乎正通三五有守之介疾邪惡如此而有能如矣必舍盖此之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中溪張氏曰〕九四之質本剛苟媚之小人不能為我之介然自守而釋其疑使說得君臣相說之道豈不有喜而有慶乎○〔誠齋楊氏曰〕六三者君心之病則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有喜肯也九四者六三之所甚喜肯也九四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亢龍之盛未嘗无戒也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字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躍也如此〔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主處說之極為妄說之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尊位

以剥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吉也
【案】子曰九五只是上比氏曰上案震說之極无比於陰故有此戒○【建安丘氏曰】九五位雖當上案震說之極无他係應雖附五以求說而信之必至剥剛故曰剥也
【建安丘氏曰】九五剛中當位說之以極而密與上比陰方有說陰之意而上復引之以為說五陰矣故曰若不虞其害已而妄信之則將見剥於陰故有厲五位雖正而所說之感人最為可懼雖聖人且畏焉況凡為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不能免而猶剥之也況為君子者乎

終又引而長之豈君子之說哉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以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蓋承胡氏曰元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之者將以剥之也故吉凶有萬上不言凶可知矣或曰元為口舌六爻辭簡例以據口說為戒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傳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臨川吳氏曰引說之道為未光○申漢張氏曰柔道以卒為引上六乘居五上能牽誘五而為說媚若也然九五

陽明之主以剥為懼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誠齋楊氏曰雖群陰共工而竟吁僉言薦鯀而堯弗從引兌而未光者欤○建安丘氏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二陽為所說之光者欤○臨川吳氏曰兌為口舌為說上四陽則皆為說上也四陽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引兌之惡易見故本文凶引之情難知故多以四陽剛在下為說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多吉二已近三兌之三間三兌之口舌為說媚若也然九五

䷯ 巽上 坎下

傳渙序卦兌者說也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受之以渙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

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傳)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心人心離則散矣治(一有利貞字)(一作能)乎散亦本於中(必由)中能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本義渙散也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而得位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本次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

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或問萃言王假有廟渙言王假有廟是卦聚祖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渙卦聚之象故可以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散之象故可以為不知何處有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義恐是卦外立義謂下卦是坎坎為隱伏之義因此象考之精神仰為復卦

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渙川是也又渙爲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渙爲一例觀之也○雲峯胡氏曰萃渙皆互艮艮爲門闕一陽在上爲關高巍之象故曰有廟萃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衆言設廟大子於大象曰立廟衆言渙川大子於十三卦剛揖之象取此蓋以本卦自有廟象也故其占宜祭祀宜涉險必曰利貞而非正是祖考之精神以徼福渙川而非祭祀而非行險以徼萃故深戒之

同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

上如字又時掌反

傳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異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當渙而馮氏曰以二四往來明亨剛來不窮上同明亨剛來不窮之象又曰觀孔子之勿所以渙有丘夾輔九五之假廟以之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或問剛來而不窮極是否曰是居二爲中若在下則是窮矣○剛來不窮極此說九三來做二爲中柔得位而上同是窮極不窮極之力也

不得此亦足以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四為得位是如何○雲峯胡氏曰泰本義曰其變本自漸來三之九來居二亦曰剛來而不窮不益如訟自遯來而得中也或謂訟自遯與渙皆下卦三之六二件居三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訟六三也而不言者渙之柔得位者二件而已同於五也訟以六居三則不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二交相比者為變故朱子亦曰雖有是說而不及改正本義以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

傳王假有廟之義在聚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

本義曰此卦只是卜祭吉又宜涉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中言宜在廟祭祀併涉川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許多道理了不肯自放他說過○翁軒張氏曰夫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說天下之心莫若奠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所以收天下之心定四海之民是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傳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

本義中謂廟中臨川吳氏曰以卦体言九五互艮為廟九居五是王乃在宗廟

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彖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帝立廟

傳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一程子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隮神之聚而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一程子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隮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本義皆所以合其散

漢上朱氏曰享于上帝之高立廟於宗○坎之隱○坤象巽○乾象帝于郊坎之象先王立廟則所以合天下之心也○雲峯胡氏曰易以巽言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木舟虛渙亦以此也乘木舟虛渙亦以此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傳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人知反本則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也○延齋徐氏曰風行水上渙之象○遯齋徐氏曰鬼神無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本義拯救也馬壯取其能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彖曰初六之吉順也

傳渙之時以拯爲義初六能順於拯救之道故吉

本義順謂順於拯救之道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傳二居坎之中坎爲險陷渙之時人皆離散二獨奔就於安處之道幽深隱僻之地所以免悔也机謂隱僻之處

本義机謂所安之處

彖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傳二之所安乃衆之所願也

本義得願謂得所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

傳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當險陷之時渙其躬者忘其軀殼也无悔謂能渙其躬則无悔也

本義渙其躬忘己之私也

彖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傳志在外謂不以己爲私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傳四居坎之上坎爲險陷渙之時四獨能渙其羣與初同義故元吉渙有丘謂渙其羣也丘謂衆所聚也匪夷所思謂非常人所思也

本義渙有丘謂渙其羣也丘謂衆所聚也匪夷所思謂非常人所思也

彖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傳渙其羣元吉謂能光大其渙散之道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傳五居尊位渙之時能渙其汗汗出而不反者也渙其汗大號令也渙其汗大號令能變其舊也渙王居謂渙其王居也王者所以居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也

本義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彖曰渙王居无咎正位也

傳渙王居无咎謂渙其王居乃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傳上九居渙之極渙極則將聚矣故渙其血去逖出无咎渙其血謂渙其所以傷害也逖遠也出謂離險也

本義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彖曰渙其血遠害也

傳渙其血遠害也

初用拯馬壯吉

傳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

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
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爲教深矣馬人之
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
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
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
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
也【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爲力乾
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
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翁濟】蔡氏曰【拯救也馬所用以行者馬壯則行速言用救渙之急也】【雲峯胡氏曰】馬壯二剛之象五爻皆言渙初六一柔在下未有濟渙之才然拯之於初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於初渙也初六以柔順巽二有剛中之才故能拯渙之進則吉矣二有剛中之才故

【本義】爲義皆之馬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傳】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乎拯能順乎時也【朱子語類】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傳】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見初爲机初謂二爲馬二急

就於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益渙之時合力爲一而勝先儒皆以五爲杭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心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吉有字豈止悔亡而已杭謂俯就也

東谷鄭氏曰渙之時必剛柔上下相合則不散初柔也在下者必有所賴以爲援二之剛也在上者必有所託以爲安故初爲安此初之從二爲順於理也在二之下二剛而在上者必有所賴以爲援二之剛也在初之上柔而在下者必有所託以爲安故初爲安二爲順於理而二之就初爲得杭則可藉以爲安此初二之所賴也

【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益九奔而二杭也

【集註】子曰九二渙奔其杭得願也○雲峯胡氏曰奔九象○互震爲木位偶爲足足本義曰九奔二杭益以比二中故象杭益九來居二得中而安故悔亡

象曰渙奔其杭得願也

【傳】渙散之時以合爲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杭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集註】子曰九二渙奔其杭得願也○溪張氏曰當渙散之時陰陽相比則有相恃之勢剛得柔助而亦渙之以爲安二來就初憑以爲安豈不遂其欲安之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傳】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

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蓬山李氏曰坎二陰本爲坎險陷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得水而通故能渙散其身出坎險自无悔吝也（雲溪張氏曰天下之難亦可以自散其己之難而无坎陷之悔也）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濟渙者也（蓬山陳氏曰已私散則爲善三在坎險之上於是乎釋然无悔矣（雲峯胡氏曰本義曰此上不過社稷一身之安三則能散一身之私三渙其躬與四皆因渙以濟渙者盖承九二言也二不中正而志在於外自

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一无能字使之群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本義

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上中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朱子曰老

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渙其群非渙其群也蓋當人心渙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渙小人之私群而高上資下之公道此等說話皆違其意大抵渙卦好處皆不可曉○中按程傳但說六四能渙小人之群而上應剛中正之君同功一志以成大濟渙之功上拉聚之象下者又三爻交辭却說得恁地大段好○愚按渙散小人之群若丘聚之象獨於四爻辭出此一節何也上能輔君渙散其朋黨而下无應與而聚於五也五能輔君渙散其朋黨而下无應與而聚於五也則近五而得陰柔之尊

匪夷陰不與陽等也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傳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十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臨川吳氏曰去柔辟而來剛君是其光輝之盛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傳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其道矣唯在渙治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一作於渙汗渙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

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為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宜也

汗由中出渙於四方○汗作而已○汗渙於四體○張氏曰九五亦猶大號由君出渙於四方○中溪張氏曰九五以巽順之大君而發渙汗之大號此令宜行弗散而不可反也然當天下渙散之時民思其主必有王者出而居中正之位乃可成濟渙之功而无反汗之咎也○白雲郭氏曰可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朱子曰渙汗其大號亡令當教如汗之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又曰渙汗其大號聖人之當初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及之而遠雖至遠而近為外而近而遠之時非積其號令與其象居陽實象九五君位當渙必如是徹底散其號令不可以免咎耳汗於汗由中出渙於四方也本義謂如汗之出不可反也若謂成大可反渙五渙王居渙然無咎也

象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為則王居無咎正位而無咎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無咎

去起呂反

傳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唯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又居巽之外有出渙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能巽順於事理者所宜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

尊位為稱而无咎也

朱子曰散居積順是在納正位方可渙王居无咎家只是說得王居无咎差了節做四字句伊川說其句所以說得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則此何關王氏曰為渙之主惟王居之乃得无咎正位不可以假人也

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本義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雲峯胡氏曰血下坎象上九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上卦已出坎險之外初必順乎二陽然後血去惕出此以陽居異體之極故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建安丘氏曰三渙則援者也然三渙躬而曰三志在外則爲有所攀援在內而出也三蓋以陰居內有應而應在上不欲其應上不欲其應外則爲美上處險外而應陽則爲累是以陰交應陽陽多凶剛以柔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遠去萬反

得若如象文爲渙其血乃與也其字同也義則不然益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蓋山陳氏曰上雖與三應超處渙上不爲所害而得无咎之義故渙散其血捨之遠去可也○朱子曰渙者合成其大便渙去患害積聚相比五正位而治交初剛柔之責也初上柔柔之四故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馬氏曰渙散其群以從正道大有功業非常人所及○荀爽曰渙六四之時自位正而治惟其散其群與二相合而已不散初也初上柔柔之四故渙其群元吉而二奉承剛也初上柔柔之四故渙其群元吉而二奉承剛也初上柔柔之四故渙其群元吉而二奉承剛

五在上相合以成渙渙之功故四渙群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此四爻皆協力以拯渙者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能相及故三則但能渙其躬之離而无悔上則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 坎上兌下

傳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

不可貞也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大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

程子曰凡事有節則裁制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苟節非中節而不可固守以至於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久也節而不守則於苦者來非中節之過則苦味之過正形於外矣

朱氏曰凡物過則遠性情之正為貞也○蔡氏元思曰苦節則傷上六大節中也苦則人不能堪申屠狄之過勞心之過也○雲峯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節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不苦不可貞也節則適中固可通行於天下以其節則不中矣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傳節之道自有言曰義事有節則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本義以卦體釋卦辭蓋泰卦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內剛而外柔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內中而外不中內實而外虛內有而外無內往而外來三節皆自泰來貢氏曰剛柔分而無文故剛得中以剛柔節而有文故柔得中以剛柔之義豈不亦善乎

雲節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

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傳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斯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

也本義又以理言謂其節制之有道使人說而不厭故窮而不屈所謂苦節過常度人惡而不說者也○吳氏應旦曰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節之見於用得宜而和若也中節則不和和而不中節則不得中矣之苦亦以焦枯之極也剛作苦之卦柔失中而過節則為苦此節則為亨而苦不可貞也

上文柔之卦爻以剛柔節則柔來節剛剛柔統體之義曰剛柔分而無文故剛得中以剛柔之節故知節之名卦之義為義也

節便是
節之義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或問節卦大抵以當而處通為善觀九五中正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曰然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傳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

本義極言節道朱子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這裏相節了更發去

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斷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自然之節初无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理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出來只是自然如此聖人之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安立氏曰天地之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而無過取无法用有節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語曰節用而愛人正上奉下入為出之實而無剥量入為出之意也○甲溪張氏曰天地節者剛柔節剛酒夏之有秋不然則也凡皆之

衆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行下孟反

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占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逾貴下不侵上以是各安其分存於中為德發於外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顏子之於亂世無過不及則於中節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道與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其善議德行所以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傳戶庭戶外之庭門內外一作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一无故字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為戒甚嚴也本義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苟以行能節而止若也故其象占如此筆氏曰陽剛之才上有其應而不出此盡節之道也自守以正慎密而險難在前不可往也故可无咎○雲峯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户象二前遇六三六陰偶有門象初以陽居陽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不出户象為不出户庭近不相得○塞在前未可以行故其象為不出户庭其占為无咎○厚齋馮氏曰初四有應宜出者然前有陽爻簸塞一不可出也四為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剛而不出則兌咎无矣此知節之險陰節之塞坎窞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傳文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一无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旧節之道貴知時通塞塞則行之戶庭而準此其出處所以能中節也或謂塞故不出為通則出矣不出戶庭經傳之類以求

九二不出門庭凶

傳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惟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

本義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是也

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案子曰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稍出矣位上推戶庭主心得中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通雖非失節亦愈於不節而失時之至極也○震安位氏曰震於時為卯開戶之象也

不出門庭凶

傳不能止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

溪張氏曰九二居大臣之位上逢九五君謂宜佐其制數度議德行道坎險之中以成節亨之功可也而乃出門庭其所以凶者蓋以其失時之極也○臨川吳氏曰當其可之謂時中九二不出以合於九五時極不得時宜甚矣初之知節通塞知節者也二以剛居柔不正且无應與然六三非蔽之者故通也故凶或曰既无應與如之何可行曰初九於時當行位通為可行之時二可而不行是知節而不知通者難故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无咎

傳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節者也說之極不知節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不節若則嗟若○龔湖胡氏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在六三一爻今自二爻觀之初非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從見其多言則六自五來居三本陰柔不中正不能節若也說之極則悲故其象為嗟而其占為无所歸咎也

甘節之嗟又誰咎也

傳節則可以免一作過而不能自節以致苛嗟將誰咎乎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立氏曰六三居下體於說之上過於奢而不知節若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一同人初九又誰咎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此无咎與諸爻異益因人謀自己致无所歸咎若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六四安節亨

傳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之象下應於初四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

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旅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節齋蔡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當位故安得正故亨○谿雲馮氏曰節中其節之義在學為不陵節在禮為節文在財為樽節在物為符節在君師為名節在臣為節操制唯其時物耳○雙湖胡氏曰四最先受節者順正故安○雲峯胡氏曰下兌澤之交水於此自然受節又上坎水六四水本坤坤有安象故其占為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傳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出於中正也李氏光曰君近君之位能以安於臣節者也餘善亦不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尚嘉尚也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又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雙湖胡氏曰甘者樂易而无艱苦之謂○建安丘氏曰味之甘者也今九五為節之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尚嘉尚也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又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時也川吳氏曰甘者樂易而无艱苦之謂○雙湖胡氏曰味之甘者也今九五為節之

象曰其節之士居位中也

傳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傳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

主其於節而不苦於節特此以往有可嘉尚故人皆說從如奢其味而不潔苦之態也○雲峯胡氏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而使天下之節其在我者也若坤體又居中故有其象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自說於我故有行尚

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沙隨程氏曰苦節貞固故凶悔則不為貞固之行而忘是凶矣○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不及均也

本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平溪張氏曰上六居節之終過於節則苦而難行雖貞亦凶也然用過乎儉悔猶可亡所謂伯夷之隘是也卦言苦節不可貞指此爻也○雲峯胡氏曰五位中故為苦節亨上位極故為苦節亨五以陽剛之才而後可亡悔其苦節而終得之以諸家以為必悔亡節不可貞上以陰柔之才而本義謂禮奢寧儉苦節雖有悔而終得吉意同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巽下兌上

傳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為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為中孚之象又二五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而有中實亦為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或問中虛信之如何案乎曰只看中虛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

傳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益節之道至於窮極矣漢水司馬氏曰節之苦也故為貞凶其道窮者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或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而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而節之義安在曰節則止險而通塞故居險而不可行而不能節而悔吝須臾不以其道也說所以說得然也○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反云凶終是也

易經大全十六卷終

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妥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致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六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潛室陳氏曰中孚之體中虛為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故中孚之用此有盡明道理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無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本義】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乎下亦為孚義豚魚無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乎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苟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但孚字見於事為信字說得虛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孚乳字也一邊從孚字從爪從子蓋中有物所以抱之象小過卦有鳥以爪抱卵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又言鳥飛翔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此義也附了無數說話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畫盡欲如此牽合道理當通為一說或問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亦別未知其實有物者實有物之謂東坡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

理會着便須穿鑿○雲峯胡氏曰程子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實所以為信虛所以受信也心若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何所居譬之羽重之孚剛柔於內其質雖實温信之最可貴也蓋以為魚為無知之物而信足以濟之然信惟信上信而信兄愚不測惟男女相狎而不逐皆相孚也以人為之為偽小人或失其正之異之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傳二柔在內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

朱子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言全體之中是中虛而得中孚之體之中是中實也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以為信皆中孚之義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傳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程子曰中虛之象中虛則生信信考九二九五也柔在內中實之本上以巽行之孚之謂也中則中實也以說從之所以孚也上巽以孚下則何往而不孚可以感化乎

萬邦也

豚魚信及豚魚也

【傳】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中溪張氏曰豚魚無知之物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孚誠之道尚及於豚魚則天下無難感之物矣○鄭氏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則性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吉）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傳】以中孚一作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中孚有舟則無沉覆之患一無之字卦虛中為舟之象深木同馬氏曰中孚者發於中而孚於人人也豚魚幽賤無知之物尚飼以時則應聲而集況於人乎誠以涉險如來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本義】以卦象言有舟虛然以此而行乎兌澤之上涉大川又豈復有風濤之患哉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溫陵呂氏曰又以六四九五立言而孚之正信而正則應乎天矣（厚齋馮氏曰又以六四九五立明卦占中孚六四貞九五正則應乎天不正則徇乎人而孚不足言矣○中溪張氏曰中孚而以貞正則上應乎天也誠乎天天也誠乎人而孚感則可以上應乎天矣○雲峯胡氏曰合上下卦則柔在內為中實以為信上巽則順以為化信及豚魚其化深矣然信必合乎正乃天理也惟天有自然之化）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傳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或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而能順乎波浪洶湧性雖如此而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恁地解但是知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曰也是知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則其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溪端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謀獄緩死則能感人心○問中孚是誠信之義人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但是盡心於此之類今也只恁地解但是知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象

豐則多故非震以動之無以威重也竟過於文旅不留獄非民以止之或輕於用刑也孟獄乃人命所繫一成不可變聖人立象盡意而致其謹審如此象言刑獄五卦咸豐旅次豐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巽之巽以緩之聖人明慎之意見于謹刑如此何其貴無時不然成則有時當止至于中孚則全躰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仁哉五卦中文王胜于子即噬嗑噬賁曹旅中孚以盡其義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震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震度而後信孚則告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之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感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異體而居正無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震度也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後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九居中孚之始與四相應而有他志則不得享其燕安矣故戒占者初度其可以孚感者未變動之際而度其可孚者孚之一真不偽而孚感得其正矣故識者必于初志無疾而氏曰信九失於後者由向初度其可信而信之不一而信之不篤也若復舍四之正應而有他焉心之不一而信比之非應而言他指非應而有他求應者有他許之辭也

象曰初九藉白茅志未有所變也

傳當信之始志一無志字未有所存而厚慢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故慢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楊氏曰處難訓度亦防也書敔戒無雲荀戒不虞是也和不閒則誠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皆是也故孔子皆以志未變贊之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無不應誠同故也至誠無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

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朱子曰九二爻自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相應如此○平溪張氏曰二與五同德而居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在陰謂二則似乎鶴陽鳥謂九也故以類相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傳]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建齋徐氏曰]九二以實感九五以實應卦體中虛自然相應無所隔塞也

也鶴鳴於幽陰之地而其子和之鶴鳴而咸指二而言子和而應指五而言蓋出于中心所願也我爾指二爵指五五為君位二五相孚故以誠實相孚故其象如此○[譚]諸爻有應皆有關隔反無應義雖二五無間隔乃以同德相孚中虛相感○雲峯胡氏曰[兌]為正秋為口舌感于秋而鳴鶴之象也卯生為[巽]為[震]為[緑]之象好爵諸家多以為爵祿之爵本義謂之懿德蓋謂二五剛而得中是吾之所固有吾與爾靡之皆繫也天爵者也天爵我之心與爾皆繫也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鶴鳴子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靡天理之自然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傳]敵對敵也謂所交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下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心一作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或罷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也[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此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未見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無常也○[雲峯]張氏曰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為

匹敵然三居允說之極中心莫知所主故或鼓而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

○劉氏曰人唯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

○雲峯胡氏曰三與上居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中孚六爻雖取柔而正剛而中者九二九五剛而中矣以柔而不正者應剛而不中者此為說之極彼當信之窮所以不能自主或鼓或罷作止之無常或泣或歌哀樂之無常九爻以柔居陽多以或言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傳居不當位故無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臨川吳氏曰位不當者陽位而柔則不實豈能得人之孚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幾音机

傳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作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軍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故馬匹亡則無咎也上從五而不繫於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巳為

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無咎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疏】峯方氏曰月既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四捨初九之有馬匹之絶私黨而一心于君者故天臣之象以陰居陰履正不敢親陽此人臣功業已盛而不敢居其盛者故有月既望之象若大臣而處盈植黨則有咎矣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之退之晏子不入崔陳之黨歸退之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為光陰不能以自孚信于陽以為孚光也○陰峯胡氏曰馬匹亡也四近九五與上六三與上九為匹三陰柔不正故不能捨初九以從剛中之五然則三四乃所以為得也坤之以喪朋為有慶中孚以絶類為無咎

【傳】絶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一陰柔非所以為孚信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無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進齋徐氏曰】孚如固結之義位正而有孚安位氏曰居九五之位為天下之主以至誠而感天下之心若拘攣然○【建安丘氏曰】孚也諸爻皆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者蓋非天之至誠孰能與於此哉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無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

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雲峯胡氏
六爻不言孚雖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與為一体皆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皆固結不可解之象凡占九二則曰靡九五則曰孚攣如九五亦曰有孚攣如月終望與小畜同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傳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臨川吳氏曰位正而當故能孚人之孚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

篤內悉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極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可知矣夫孚曰好信不好學其敝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進齋徐氏曰翰音登于天盡声遠聞也為正固守則凶上居終故戒○東谷鄭氏曰翰音者羽翰之音也有信之名無信之實以此情君子恥之

本義吝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鶏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鶏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程子曰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

孚亦是聊爭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蓋言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變通法不得且只依稀地說○呂氏曰巽為雞雞知夜半鷄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取三物為象上九天之物也鷄飛上以孚于人者歌其音登徹于天類之走鳴于地則非所能矣○平菴項氏曰巽為鷄之翰音而欲效鳳鳴憑久愈凶○雲峯胡氏曰鷄鳴聞于天愈多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于中孚言之五上天位九二鶴也而鳴于地之陰上九鷄也而鳴于天之高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正亦凶況不正乎

傳 守節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一無不通如是則凶也甲溪張氏曰有孚之名無孚之實此特假虛声而好高者也繼正亦凶何可長也○建安丘氏曰梁

內而卦辭中則卦辭中者成孚之象也在六爻以二五之鶴為主故二言鶴鳴子和而五言有孚攣如其交孚之實可見矣餘四三四則以虛應虛三四則以實應虛三位又複不中皆未能有孚者也初之應四初實而所居之位有他而四絕初之類而從五也故三之應上則如翰音登天之無實也合中孚六爻而觀此卦之義昭昭矣

䷽ 艮下震上

傳 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為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為小者

過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

傳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下大吉

傳過所以求就中也可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本義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十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体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或問飛鳥遺之音本兼謂致飛鳥遺音之意如何朱子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上二陰乘陽乘陽而上非陰所宜也宜下者謂下二陰順陽順陽而協非逆之比也○平溪張氏曰卦体二剛四柔柔過未至于太甚亦有可亨之理然必利于貞正所謂小過者

但可施于小事不可施于大事蓋事之大者豈可過也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鳥飛過而微有遺音爾不宜上宜下順陰性也故大吉○雲峯胡氏曰乃貴陽賤陰故二陽孤四陰為頤四陽孤二陰為中孚中孚順皆美名也二陰孤四陽為大過大過四陰孤二陽為小過小過陰多也大過陽多于陰小過陰多于陽易於陽之過則利貞而亨陰之過其亨必利貞以下无非戒辭蓋曰陽之過則猶許其往此則不可大事而僅可小事何也曰陽之過宜上陰之過宜下而不宜上也所以致戒于陰之過者切矣○臨川吳氏曰大者陽剛君子也小過之時大者非可以吉惟善于自處能辨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凶為吉之道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為小事過過之亦小故為小事過而當過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作亨也

【本義】以卦体釋卦名義與其辭

【建安丘氏曰】陽大陰小此卦陰陽互易故曰小者過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傳】過而利於貞謂與時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

【建安丘氏曰】過而利在貞正乃合時宜而與時偕行也○【平菴項氏曰】特當小過不稍過則勢不得不過以利貞與時行也然必利于正而後可過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本義 以二十四言 建安丘氏曰六五一柔居二体之中是以小事吉也位之才則不可為也 鶴川吳氏曰二五之柔得中陰柔小人得時也然大事者必陽剛君子而後能三四之剛不中而又失位則陽剛不得志矣是以不可為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

傳 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十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剛一作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 陸氏希声曰中孚卦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鳴實之象今變為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焉 建安丘氏曰以全体觀之有飛鳥之象焉

飛鳥遺之音不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傳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

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自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能一作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烏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烏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烏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本義】以卦體言艮安位氏曰遺之音者言鳥雖飛而音尚遺過之不遠者也陰以承陽為順乘陽為逆上逆而下順者明不宜上宜下之義○【雲峯胡氏曰】矯天下之枉者以過為正然過而中為大過柔得中為小過是則事有當過者而皆不可外乎中也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大則凶矣如飛鳥宜下不宜上則逆矣為陰包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以行過乎恭喪

過乎哀用過乎儉

【傳】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

【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录所謂可小事而宜卑者也深予曰山上有雷小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下聲在高處下聲未是過於慈惠之氣象○小過大率是過大之類大過則是剛斷果毅底不多如大過使說燭立不惧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小

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過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用過乎儉皆是過乎小小過而已○君子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建安丘氏曰雷陽声也方伏于地中其声未發于卦為復及出於地上則震薄宇宙于卦為豫在於天其声大壯今在於山上則亂矣離為大壯今在於山上則亂矣離為大壯今在於山上則亂矣離為

體初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寧南顧氏曰二父皆當鳥趨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於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雲峯胡氏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然初二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也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聖人戒亂與坤始同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咎已有咎无咎小過之上也凶其宜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傳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無所用其力也

朱子曰若占得者更无可辟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雲峯張氏曰不可如何者猶言无可奈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無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本義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

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三父四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妣及六五卻反回來六二上面○〔雲峯胡氏曰〕相過謂之過過是有心欲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是无心遇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之及有心遇是无心遇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之及同遇六五是過其祖遇其臣之分矣兩遇字微不同遇其妣也只如此而已不進則不及而不過者二之陰本過于陽故本義曰及之分也〔本義〕所以不及君而還其臣下順也順則无咎蘊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傳〕過之時事無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及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本義〕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雲峯胡氏曰〕君尊臣卑甲為臣者不可過者亦臣之分也○〔雲峯胡氏曰〕小象言臣不可過者亦時不可過臣之于君不可過也本義發之大分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傳〕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無所能為而為陰所包必惡故有所作當過者在過防於

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三不失正故無咎以之兼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若上為下皆如是也【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免矣【深子曰】中孚小過兩卦皆突不可曉小過本甚如云弗過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與弗過過之皆是兩字為絕句意義更不可曉○【愚】案過之時九三獨得位不過為之防則橫逆一至矣○【愚】案句過謂過之是兩字為絕句過謂弗過過防之從或戕之亦當過字為絕句過謂弗過過防之時故二陽爻皆弗過

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彼或得以戕我而凶矣過防之勢故當防○【雲峯胡氏曰】弗過之作一句讀亦飛辭也依九四例作兩句讀亦飛辭也謂三特其剛而不肯過防可也謂三之陽為陰之過亦可也陰欲害陽陽當備若反從之則或被其戕而凶或者未必然之辭也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陽之不當以陰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陰之狎之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傳】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溪張氏曰】為九三者若不過防二陰之患而輕從之或者將以我君子之陽其凶當如何也凡事不可過唯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九四无咎弗過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傳】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過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咎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無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本義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其常也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本義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

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六五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朱子曰】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過遇之疑亦當作弗過遇過之正同○雙湖胡氏曰九四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義過之前過乎陰也上往則危隨必當致其戒謹然陽性本上故又戒其勿用于貞言不必求久貞固以自守但戒謹則可免爾【雲峯胡氏曰】二陰方柔之衝不可不防四當二陰之衝故九三弗過防之以无咎故九四弗過遇之以有厲而當戒故上六弗遇過之以有凶非有心然往則有厲而當戒之往者可悟此矣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傳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夫與剥觀之可見與夫之象文同而音異也〔朱子曰此爻小象恐不然卦辭未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未貞是草草當底意○季氏光曰方咩咩地又曰莫一向要進底意則危矣故當戒謹亦勿固必時求動而進也〕本義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傳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一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

其正而昧于經也處小人之間冰德如此為而有守節則為所嫉恐盖處位不當姑靜以俟大時而已○〔雲峯胡氏曰〕程傳長作上聲本義以為文義未明者何可長也九四陰長也三訟言于初夫言于上皆上文言之終不可長也其義甚

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本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十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〇案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〇弋是繳射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〇雲峯胡氏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為小畜六四言也而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皆言小者不能大有為也皆互發皆取弋射象然彼射隼此僅取彼在穴或厚坎皆有雲兩自西之象坎為弓九互坎穴甚言陰小之不足大有為也初上有飛鳥象在穴不飛者也易之取象大若以田為象最大者以符弋為象小則以繳為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傳〕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本義〕已上太高

〔溪張氏曰〕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曰陰陽二氣以均調適乎而後雨陰多陽少陽多陰少則皆不雨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陰少于陽則不能以畜乎陽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言陽尚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以曰陰而包二陽上也言陰少於陰則能制乎陰故曰密雲不雨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

〇雲峯胡氏曰二五太高則又言君不可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傳〕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甚遠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

皆然也〔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兼同九四未知是否〔誠齋楊氏曰〕上六以陰柔之資居震動體之首雖不與二陽相遇而已直欲超而過之其上極出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雙湖胡氏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曰弗遇過之九四曰弗過遇之上陰柔而弗能過乎陽也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遇過乎陰也弗能過乎陽微而弗能過乎陰上而弗能過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陰過而陽過而上言過四言弗過而過之時註四言弗過而過之理上已見也飛鳥離之凶可知矣○〔雲峯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其鳥焉可取象過之象陰之盛者也災眚荐至凶之福也災眚荐至凶人為此小人過盛非人過而何為乎陰上六陰柔中正故曰天災人眚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傳〕弗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一作矐其上極其亢如所謂飛鳥之不能下然高而不能下所謂飛鳥離之凶也○〔雲峯胡氏曰〕上六弗與陽遇而且過而且超過而且過小過四陰二陽陰不中過者也故初飛鳥以凶上飛鳥離之凶二五兩爻皆飛其過也二五兩爻皆不過者也故二言无不利五言弗過遇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臨川吳氏曰〕此卦初六與九四兩爻相應初六之過與九四之過相類而初六之凶又甚於九四何也蓋初六陰柔小過之主而居下之極陰之過小而其禍不可測矣是以小過九三上六之凶而九四元咎此又其過小而害猶可寬也故曰往厲必戒然陰在陽下其動致凶之象也九四陰居陰位復得中不過防之而已謂防之則過不為之防則過之上六陰柔而不謹弗過防之則過之下四陰柔必至害已故曰弗過遇之

爻之辭皆相表裏然初六之以為其辭若急至九四曰无咎曰勿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或或之或疑其辭猶疑至上六曰離之曰凶曰災眚則其辭決何也蓋陰柔過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上則凶不可免矣此初三上之辭所以始疑而終決嗚呼剛有不幸而際斷時者可不知所以自處之道哉

䷾ 離下 坎上

傳既濟序卦有過於物者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雲峯胡氏曰後天以坎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六終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為既濟焉以坎上坎下為未濟焉以坎下離上為既濟焉以離下坎上為未濟焉以坎水最先而天一行於中以坎險之時最多也坎上坎下為蹇以坎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永火之交也離居西而坎居正北坎坤中為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正北坤在乾中為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坤中為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坤在乾中為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

讀作若能戒惺得常似今日便好

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之字濟極則反也〔朱子曰〕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了更小小底正在亭通若能戒惺恐懼猶得常似今日川之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朱子曰〕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今已濟了時便只是不好去了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未後底意思〇〔蓬山李氏曰〕水火相逮兩相憑以居既濟之象既濟則為亨矣其所以致亨者非獨兩相交接而已也各正故也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皆以六居之六十四卦无既濟最正故曰利貞向使不正安能相濟夫既濟功成初吉終亂卦辭亦慮既濟後盈滿太過者耶〇〔雲峯胡氏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卦序小者盖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警戒无窮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有初无終而二以柔居中此初吉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位當也初吉者二也終亂者上也離內坎外出離入坎則既濟為未濟矣〇〔梁溪胡氏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多而亂常少而治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既濟亨小者亨

〔本義〕濟下疑脫小字〔鄱陽胡氏曰〕孔氏正義亦謂也按亨小下脫小字〇〔蓬山張氏曰〕既濟之亨何以謂之小者亨也蓋六位三陰爻而三陽爻有六下之故曰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傳既濟之時大者固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

一有正字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本義以卦體言位皆陰陽各得其正而位當也白雲郭氏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是知既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中溪張氏曰既濟之道所利者貞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此二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爻各得其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本義指六二之柔而得下体之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柰何曰无字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竟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中溪張氏曰蒙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建安丘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不復進此亂之所由生也○蒙曰終止則亂此亂之所由生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何有窮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蒙曰終止則亂而傳曰終止則亂

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於賛易也其旨深矣○吉終亂之云不過如泰極則否之類(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初爻吉極則亂未濟再非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止之一字即雜卦所謂既濟定也之義蓋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於伏而不動履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為則亂之所由起矣此又夫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剛柔錯正位當而氣机之運不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既降腎水既升既濟矣然善於康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七者不動一靜互為其根必如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傳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

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慮而豫防也(節齋蔡氏曰)思患豫防(臨川吳氏曰)時雖既濟人事雖修常慮其後患而為之先備有備則无患思患者慮其後也豫者為之於其先也○(平疇項氏曰)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生患莫如水思火之為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善矣是故君子政道立教設政舉事知未流既濟之生患必皆有以防而濟之○(進齋徐氏曰)既濟之後君子于此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後故思而豫為之防則不至於患矣○(白雲郭氏曰)思患豫防之謂也故成湯之危懼皆思患豫防之義有以成王之永終卦言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象一也○(溪山趙氏曰)既濟未濟反覆相承也豫險未濟君子以慎辨物之宜處之以道如是險无不濟功无不成事既濟矣所復為則又當思未濟之患而豫防之是以君子能使火民物而永保安榮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一作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朱子曰曳輪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甲竟涉只是畏卻寒了未敢便渡○臨川吳氏曰既濟之初可以濟而將濟水而曳其輪狐將濟水而濡其尾雖不遽濟而終可濟故无咎○中溪張氏曰輿以輪而行曳其輪則不前不亟行也獸必揭其尾而後濟需其尾則不捷不速濟也初以剛居始男於上進故以此戒之○胡氏曰九剛動之才有輪象初一卦之道也○雲峯胡氏曰既濟之時不遽進也如車不遽進而不輪所以行此既濟之時也而有未濟之象謹戒如此蓋欲濟而未濟而未濟之象謹戒如此蓋欲濟而未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傳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喪息浪反茀方弗反

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
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
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
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
宗之明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
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
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弗婦人出門以自
蔽者也喪其弟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
不得行如婦之喪弟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
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則失其素守故戒勿
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

陽剛一作剛陽

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
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有
為勸戒深矣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
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
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弟之象弟婦
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
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程曰婦溪張氏
弟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弟自蔽而後行詩
云翟茀以朝是也二應在五以五溺于二亲未即
應已故有喪弟之象○雲峯胡氏曰五雖與二應
而不汲汲於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剛中反為中滿
故也二守中正之道亦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汲然逐之數極則必變
蔽者弟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
在我者矣震六二亦曰七日得諸自二反覆數之

歷七數又值二是二之所以為中正者固在也中正何久廢哉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傳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第七日當復得謂自宗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傳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中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驕

威武於心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戒豈淺見所能及也

本義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孚曰高宗伐鬼方是高宗憧憧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必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蘆安立氏有鬼方幽遠小國也蒼頡篇云鬼遠也三近欺棄之象○東谷鄭氏曰九三以剛陽處陰位剛陽則過于有為欲變動而之外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

內治而幸邊功者也○雲峯胡氏曰小人啓之也三居離明之極上在坎險之外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或是高宗伐鬼方而占得此爻故引之以為高宗之象本義以為六爻皆警戒意然則此亦為九三戒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失之煩動也故曰高宗之伐鬼方也宜若易然聖人推之九三一爻皆警戒之辭而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其不如此者可知矣小人勿用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謹於二則戒以勿逐於三則戒以勿欲其特重緩進陰陽之變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煩矣○建安丘氏曰三年用也○建安丘氏曰三年而後克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臨川吳氏曰憊言用力之疲困以見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殘作民也或問三年克之憊也汉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宋子曰言兵不可輕用也○建安丘氏曰三年而後克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臨川吳氏曰憊言用力之疲困以見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濟戒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濡謂濕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忘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

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案子曰六四以柔承剛憂患預防孟是心柢小
底人便能憂事柔吾底人心不麤慮事細密剛果
之人心麤不解如此○甲溪張氏曰六四出離入
坎此濟通將革之時也濟通將革則罅漏必生于
此四坎体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
不忘戒備常若坐弊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
溺之患○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躁
故以高宗三年克鬼方之象戒之六四以柔居柔
自有能預備而戒愼之象矣譬如乘舟者不可以
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怠然不知
戒水寇至而不知補葺備患之象雖有衣袽不及
愼不失于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
既濟之道也

終日戒懼常疑憂之將至也憂既濟之時當最

慎如是也中溪張氏曰人之於事惟其有所疑未
思患而豫之也心然後能思能思所以處之君子所以必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陸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
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
也盛不如薄時不同也二十五皆有孚誠中正之
德二在澗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
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
不爻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

唯言其時也〔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录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問〕或

九五爻以言紂雖貴為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之薄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案子曰楊子雲云月未望則戴鬼千西既望則終鬼雖缺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長底時節於東蓋十六日月雖缺小於丘鬼時畢竟是漸缺云月初雖小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如何大抵不得便宜○百雲鄒氏曰祭之盛者以非不誠也然以物為主祭之薄若為主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則物勝物而誠日以過于物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為主物過于誠也然以物為主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為主物過于誠則

傳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象故言其陵弱至於濡首危可知又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本義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陳氏曰上六以柔處濟之資懷亢滿則溺水而至於濡尾不害其為濟也首亦濡則濡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終止則見乞憐者身在其中乃可濟也首尾皆濡以見身在其中乃在前濟未濟乃出乎濡則厲者也楊氏曰上六以柔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設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濟至于首則窮其身可知也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終未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厲者以既濟之終止之則既濟之後則既未濟之前尾在水故首尾皆濡首在前尾在后則既濟之終未濟之初則吉也○馮氏去非曰首有坎象而皆有離象六爻之義皆橫觀之則在其中又在其中又曰既濟也而卦兼相反蓋以既濟水險火乃在前濟乃出乎濡則險者自陷然相濟為象也

險終在前故既濟終厲故未濟終乎慮易窮則變之義

䷿ 坎下離上

傳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或問既濟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底而乙矣不知如何朱子曰太白過盛上濡首則極了康節所謂飲酒酣開花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雖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建安丘氏曰既濟合六爻言之內三爻言喪弗勿逐三有伐鬼方而克之象此已濟之事也外三爻坎險也在四則有衣袽之戒五則殺牛不如西鄰之禴而主又有濡首厲何可久之訓則既濟為未濟矣

[傳]未濟序上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無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則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為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為未濟[雲峯胡氏曰上經終首乾坤乾坤既濟未濟因之一陰一陽之謂之坎水取象而亨又皆主坎之後六卦皆主失位故未濟也三陽失位三陰應三陽而濟終于濟也[鄭氏相卿曰]上坎下離為既濟上離下坎為未濟然離中有坎坎中有離二体互成四卦而歸二体其實一也坎中之一陽下經終始皆水火相為用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曰未者有所待之辭○雖往氏曰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狐也幾濟而濡其尾則不能濟以六居初小狐也沈幾也尾謂力一蹶而不能濟無所利矣○程子曰聖人作易既濟時有既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未濟之亨又曰坎為水為狐○荀慈明氏曰坎水間有狐幾濟而濡其尾未濟本有亨之道但如小狐沈幾不濟其尾未濟之象易何爾○雲峯胡氏曰未濟之時占也无攸利未濟之占也无攸利不可也在所如此也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圖之夏月未通也水火不交為未濟非不交而坎男居下離女居下又曰坎為水為宮為隱伏為蒙昧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皆坎之象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蚌為龜為蛇為科上槁為牝牛皆離之象坎離既濟之中互既濟非雜見之

小狐汔濟未出尾也

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

傳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也五以柔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本義指六五言或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故謂之未濟而亦謂之亨何也曰未濟雖不能濟然○建安丘氏曰未濟非終不濟也特時而濟爾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又自有亨之道猶子曰待我十年之後為政者六至既濟中終於不濟欲濟而不濟中謂五以柔而得中位也○雲峯胡氏曰乾坤之後為坎者六至既濟中未濟雖因坎取義然皆曰柔得中也則又專指離而言坎之與離終始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如此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中也案子曰小狐汔濟幾便是未濟未出次中不濡是說九二爻象

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傳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不濟之初六陰也小狐之象小人也非濡尾之不足以濟也○建安丘氏曰二不之未能出不續終指初也下坎象狐初其尾也二之陰狐不能濟而不能續其後也何所利乎

雖不當位剛柔皆應也

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愼則有可濟之理二六以況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楊子敬夫自伊川之在亦也方讀易有箴補人以此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次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波迫謝動了○馮氏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可以致亨未濟者終濟矣○建安丘氏曰六爻剛居陰位柔居陽位雖未當位而一陰一陽各相應上下協力故終有出險之功也○平庵項氏曰既濟三剛三柔皆正然剛柔正而當即謂六二九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也若未濟六爻皆不當位其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言之剛柔應者覆解亨字之理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

【傳】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所也【本義】水火異物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於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其分定不亂而為既濟矣【雲峯胡氏曰】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猶火在天上水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開封耿氏曰】既濟定與亂相故君子橫辨物居方○【雲峯胡氏曰】水火各居其所故以之辨物使物以群分慎居方以類聚如此則分定不亂而為既濟矣

【傳】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一无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需其尾言不能濟也【本義】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終不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進齋徐氏曰】既濟初需其尾无咎未濟初需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苟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之義也明則雖需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之義也明則雖需尾亦終濟矣故无咎○【雲峯胡氏曰】以陽居陽當既濟之初而需其尾時可濟不敢輕濟也以陰居陽當未濟之初而需其尾時未可濟不能自濟也故吝○【程氏傳】卦之初其失未遠也故係之以憂吝者以在下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傳】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本義】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之謂或云當作拯字○【雲峯胡氏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繼故曰亦不知極也極者終窮之謂

九二曳其輪貞吉

【傳】在他卦二九居二一爲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

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朱子曰】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一无上字）而順不足惠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晝盛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晝上下之道也【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止而不進得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應六五有才濟難者也然以剛應柔易生陵忽之心故能綴其所以行乃濡尾曳輪二象未濟初與二分之曰无濟初九兼需尾九四動當爲輪初濡其尾才柔不

能自進二曳其輪卦也中則无有不正是以貞吉○蕚齋馮氏曰未濟綠既濟立象故濡尾曳其輪先後一位爾尾需自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蓋未濟之二乃既濟之五未濟之四乃既濟之三所不同者特與位之異故吉凶異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傳九二得正而吉所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本義〕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雲峯胡氏曰程子云正有不中中无不正此日以中故得正易之大綠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傳〕未濟征凶謂居險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險特未可進守貞則吉以此知之三非利涉可知矣○〔雲峯胡氏曰〕既濟六爻九二一卦中才足以濟險特未可進守貞則吉以此知之三非利涉可知矣○雲峯胡氏曰既濟六爻不出卦名未濟六三卦名獨見蓋泛俱失拉初上

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蕚齋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而陸亦失位才不足以濟又求進焉凶可知矣烏能涉大川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字上有不字為將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有不字為將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傳 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濟難而象傳特於六三言之者陰柔而居險極也○蘆川吳氏曰九二九四以不純用其剛故吉而六五又以柔中而享其用爻取兼獨此爻以非其人而居其位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傳 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之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一无字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堅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齊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誠齋楊氏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賞其未濟之世利用動也○蘆山陳氏曰既濟之三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也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高

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雲峯胡氏曰】文言貞吉者三九三剛中中則正矣言貞吉而不言悔亡五柔中故貞吉无悔九四不中故勉之以貞吉而後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既濟九三以剛居剛故直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九四以剛居柔故曰震用伐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濟矣大抵三四爻皆陽位易于乾之三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也于既濟之四曰終日戒戒懼也此復取震懼之意懼以終始所以為易之教也

【傳】如四之才質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

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臨川吳氏曰】近柔中之君【雲峯胡氏曰】震用伐鬼方大臣替其典衰撥亂之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傳】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而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吉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無不終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字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

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零氏光曰〕九二中正之臣為之正應四上二陽相與夾輔能盡己而任用之故貞吉而无悔也〇〔孫氏奭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无悔〇〔蔡氏清曰〕文明之主故二四恭順副明之臣故亡〔季本曰〕九居四非貞貞吉悔亡勉之之辭也益五居五亦非貞貞吉无悔與之之辭也六居五亦非貞貞吉无悔與之之辭也〔王氏宗沐曰〕文明之主是為君子之光虛心以求九二副中之助是為有孚此所以為正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輝吉也

〔傳〕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至吉本義暉者光之散也〔童溪王氏曰〕暉者光之發也光盛則有暉然則暉生于謙此六五所以為未濟之謙而光又生于謙也〇〔谿張氏曰〕君臣同心以致治則朱濟者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傳〕九以剛在上剛之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心躁隕穫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眩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柰如是則於有孚為失其宜也

何而放意不爻者豈安於義命者哉建安丘氏曰既言飲酒而至於需首則昔之飲酒可也昧飲之失何即蓋飲酒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誠齋之需首者水也酒也水之溺人弱其一身酒之弱人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爻如狐之涉水而需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宜義矣宋子曰未濟卦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九四爻不如此六五謂其時中故以為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而爻不吉更曉不得又曰需首分明是狐過溪而需其首今象却云飲酒需首皆不可曉○問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爻不善上九以陽居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曰地未濟

浮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无所用兄又不浮位所以如此○易不是說殺底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物事只可輕輕地說了易不恁地而卦各自說需尾大紧既濟是那五更有這箇爻裏面說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這箇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出他這箇說他這箇說浮說到他底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面說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至於濡首不能安義命也能安義命則不失其常矣雲峯胡氏曰既濟之中也既濟中以行正即所謂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即所謂節也節即所謂中也

矣自信自養所以俟命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自養而失其兼矣命在天兼在我不能自信自樂以俟命非也過于自信自樂而失我之義亦非也周公係易於既濟之終以濡其首為事之失於未濟之終以濡其首為人事之失其與民同患之意愈切故于亂卦愈惧其首為人事之失於未濟之終以濡其首為人事之失其與民同患之意愈切故于亂卦愈惧也○西溪李氏曰聖人設卦所以寓生生不窮之理在是也未濟上九之終生生不窮之極豈終不濟哉以乱之終必濟矣

上九之才言

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示曰中曰節曰不知節也不知節者不易之大義可見矣未一句亦不知節也不知節者不知隨時以取中也大易教人之意如初六柔不能固守而動作初言需其郊之義命也能安義命則不失其常矣雲峯胡氏曰既濟之中也既濟中以行正即所謂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即所謂節也節即所謂中也既濟之授受只是一中字易三爻似中間二四兩爻如在既濟為无咎在此損益模樣頗倒了他曳輪是頭尾相拍險乎險在內是便不是了○未濟與既濟諸爻皆是未可進用需尾曳輪濡其首厲又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需尾曳輪是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也大易教人之意如初六柔不能固守而動作初言需于郊不用恒也九二陽剛得中得正宜其能守而有需酒之歡皆未濟之事也有孚上六言君子之光也有孚三爻言有孚飲酒無咎則未濟吉上有孚飲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進故有需尾之吝需于郊不進所以貞吉需于酒不進大壯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需尾曳輪是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大壯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需尾曳輪是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此意六三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需尾曳輪是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方好上九又不好了○既濟與未濟諸爻皆是未可進用需尾曳輪是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似中間二四兩爻如在既濟為无咎在此損益模樣頗倒了他曳輪是頭尾相拍險乎險在內是便不是了○未濟與既濟諸爻皆是未可進用需尾曳輪是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損益模樣頗倒了他曳輪是頭尾相拍險乎險在內是便不是了○未濟與既濟諸爻皆是未可進用需尾曳輪是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不同了○建安丘氏曰未濟合六爻之內三爻坎雖成卦坎在內是便不是了○未濟與既濟諸爻皆是未可進用需尾曳輪是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有險也故為未濟之事也初言需其郊之義命也能安義命則不失其常矣雲峯胡氏曰既濟之中也既濟中以行正即所謂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即所謂節也節即所謂中也既濟之授受只是一中字易三爻似中間二四兩爻如在既濟為无咎在此損益模樣頗倒了他曳輪是頭尾相拍險乎險在內是便不是了○未濟與既濟諸爻皆是未可進用需尾曳輪是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言需于郊不用恒也九二陽剛得中得正宜其能守而有需酒之歡皆未濟之事也有孚上六言君子之光也有孚三爻言有孚飲酒無咎則未濟吉上有孚飲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三爻已出險矣四志行五有需酒之歡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首篇首也

既濟矣○雲峯胡氏曰上篇首咸恒終坎離下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也○既濟未濟亦坎離也

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坎止

易經大全十七卷終

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隆山李氏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相遇謂之睽惟无過而相遇斯謂之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也○字溪馮氏曰陰陽之交而中者小過之後繼以既濟之中而救小過之弊也於中繼之以未濟亦以陰過之弊也○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離東坎西此先天之造化易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故居下經之始水火相逮此後天之造化易之用終則有始也